第一章

科举得志

一、少年中举

19世纪30年代,清王朝由‘康乾盛世’已经走入“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的衰世,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民生困苦、社会动荡不安，这些现象都是封建专制朝代行将灭亡的前兆，可谓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在这个腐朽的老大帝国病入膏肓之时，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魔爪已悄悄伸了过来，他们对这片巨大的市场早已垂涎三尺，积极谋划用商品、鸦片直至坚船利炮打开它紧闭的大门。古老的中华帝国将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遭遇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社会即将剧烈动荡的前夜，张之洞来到了人世间。

张之洞出生于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贵州省兴义府衙门的官舍之内。他的父亲张锳，字又甫，号春潭,早年丧父,家境窘迫,发愤读书,于嘉庆十三年(1813年)乡试中举,举家迁居直隶南皮城南3里双妙村,这里便成为张之洞的故里，中国习惯以籍贯称人，故张之洞又被称为张南皮。张锳中举后,屡赴会试不第,按清代定制,凡3科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朝廷选其中的一等者为知县，于是张镆先被选为知县，后迁同知，不久被提拔为贵州兴义府知府。母亲朱氏，是四川和州知州朱绍恩的女儿。张镆一生三娶，原配刘夫人，继娶蒋夫人，再娶朱夫人。张之洞以上，有 1 个哥哥之渊，以下有两个弟弟张之澄、之涌，还有 8 个姐妹。堂兄之舞、之清因父早亡，也被张镆收养，如同亲生一般。这是一个颇为热闹、殷实的大家族。

张之洞的降生给张家带来了一份喜悦，但这个哭闹的小生命不久就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1840年，母亲朱氏病逝，年仅 3 岁的张之洞不懂人情世故，当然记不得母亲的音容笑貌，到其少长，常怀思母之情。母亲生前最爱抚琴，死后给张之洞留下她经常抚弄的两尊古琴，张之洞每每对着双琴，凄然泪下：

梦断怀犍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
儿嬉仿佛前生事，那记抛廉理柱声。

1841 年，张之洞 5 虚岁了。这也是英国侵略军在中国东南沿海肆意蹂躏的年代，在侵略者的隆隆炮声中，张之洞环顾着凄凉的秋景入私塾读书了。张镆对子侄管教甚严，他常常训导子女："贫，吾家风，汝当力学。"贵州地处偏僻，书籍缺乏，张镆节衣缩食，购来数十箱书籍，其中经史及朱子书最多，他让子侄在平日功课之余，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诵读这些书籍。同时还延聘了不少有学问的教师为子侄传道受业。张之洞常常挑灯夜读，疲倦了便伏案而眠，醒后复思，一直到理解为止。这种手不释卷、深夜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终生。张之洞的学业进步很快，8 岁读完四书五经，10 岁开始习作

诗文。一次，兴义府官学的一位老师要试试张之洞的诗文，自己先出一首古诗，命张之洞和之。古诗为李白的《峨嵋山月歌》：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张之洞竟挥笔而就。诵道：

幽燕杰士遍《春秋》，代有奇才如水流。
长在兴义思故里，十龄未曾到沧州。

张锲知道后十分高兴，当即奖古砚 1 方，以资鼓励。兴义府署旁建有试院，院内有一“天香阁”，立于树石佳胜之间，环境幽雅。张之洞常来这里，赋诗填词，乐在其中。所作诗文渐多，集为一册，取名《天香阁十二龄草》。

张之洞 12 岁之后，所跟随的老师大都是兴义府科场前辈或名儒，在他们的教导下，张之洞从小对传统文化就有了较深的领悟。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他还尝从父亲的挚友胡林翼问业，受其影响也较深。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在当时的官场中，被视为是一个勤于吏事，畅晓兵事，卓有见识的干才，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是湖南人的曾国藩、左宗棠一起被视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胡林翼十分器重少年张之洞的才气，而张之洞也受其影响较深。

通过科举之途，学优登仕，是千百年来中国士子的必由之路，历来被视为正途。仕宦之后张之洞也不例外。如果说

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那便是他的科举之途，较之其先辈及同时代的多数士子更为顺利、畅达。

按照科举制规定，考秀才、举人，必须于原籍应试。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12 岁的张之洞由兴义州启程回直隶南皮应童生试，这是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入学考试。张之洞一路虽极受艰辛，但从贵州山沟里出来，阅山川、览名胜，开阔了眼界。张之洞顺利地通过了童生考试，中生员，入县学继续深造。咸丰二年(1852 年)，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横扫南部中国之时，15 岁的张之洞参加顺天乡试，考取第一名举人。乡试头名称“解元”，是科场上难得的荣耀。张之洞一时间名扬都城。红榜一发，报马匆忙。喜讯传至兴义，张锳心花怒放，自不待言。张之洞的业师胡林翼，也兴奋至极，“开口而笑者累日”。

二、进士及第

张之洞中举后，没有立即返回，冬天寓居京师。1853 年，太平军出师北伐，兵锋指向直隶，京师震动。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张之洞离开京师，顺运河而下。时值淫雨连绵，他孤身舟中，四顾茫然，不禁赋诗感怀：

绮绣州原变水乡，误看秫稻作菰蒋。
泽鸿休怨无安所，且限南来丑虏狂。

16 岁的新科解元，诅咒农民战争可能会葬送自己的大好前程，扰乱他的仕途春梦。

1854 年春，张之洞回到兴义父亲的身边。此时的张锳

顾不上抚慰旅途劳顿的爱子，他正全力对付在太平天国影响下此伏彼起的各支农民军。11 月，起义军围攻兴义府城，张镆率部固守，张之洞也参加了守城的苦战。情况最危机时，张镆令堆积柴草于城楼，一旦城破，即举家自焚。经过 3 天 3 夜激战，最后总算暂时击退围城的农民起义军，张镆全家化险为夷。

在战火纷飞的间隙，是年冬天，张之洞成婚，新娘子是贵州都匀府知府石煦之女。婚后，他仍留父亲军中，张之洞于戎马倥傯之中，抓紧温习功课。积极准备在会试大比之年一显身手。

1855 年秋，张之洞携夫人辞别父亲，取道川、陕赴京就试。次年 4 月，参加礼部主持的考试，被录取为觉罗官学教习。清皇室按血缘亲疏，分为宗室、觉罗。觉罗官学就是专为觉罗子弟设立的学校，其教习一般是在会试正科之后由礼部举行考试，在北京和各省的举人、贡生和生员中选录。被选取合格后，依次补用 3 年期满后可放为知县等官，也不失为一条进入官场的途径。

张之洞被录取之后，在京候补。春李夏桃，时光荏苒，不觉已是秋日，管学之缺未能补上，却接到了来自贵州的噩耗：他的父亲因连年对付农民军，积劳成疾，撒手西去 妻兄被农民起义军所杀；姐姐的公公也被迫自焚。张之洞受到强烈的震撼。依照传统的礼制，他在籍为父亲守孝 3 年。

守制期满后，张之洞想赴京参加会试，连续两年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①，循例回避。这期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

① 同考官 明清乡试、会试中协同主考阅卷之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片战争。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下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仕途停顿,国势衰微,百无聊赖之中,张之洞到济南入山东巡抚文煜幕府,碌碌度日。就在张之洞消磨岁月之时,极大影响晚清政治格局的宫廷政变发生了。

1861年,咸丰帝死于热河,不满5岁的载淳即位,即同治帝。同治帝生母那拉氏联络恭亲王奕诉发动政变,夺取了清廷的最高权力,垂帘听政。她便是晚清声名昭著的慈禧太后。远在济南的幕客张之洞没有想到,这一场政变会对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权谋老辣的女人,日后竟然成为高照自己仕宦之途的福星。

1862年春,张之洞入京参加会试,3场试毕,各生试卷循例分送各同考官品评,再呈主考取舍。张之洞自认为文章写得还顺手,以为初战可以告捷,但是榜发后却使他大失所望,榜上无名,会试败落。张之洞后来得知,自己的试卷由内阁中书范鹤生评阅,范阅后认为是佳品,极力向主考官推荐,再三争取,但终未获得录取,范鹤生惜才心切,叹息不已。

张之洞落第后,怏怏不乐地离京赴豫,进入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毛昶熙幕府,帮助督办团练,围剿捻军。时逢族兄张之万由礼部侍郎外放河南,署河南巡抚,他派人将张之洞请入省署,代草奏章。张之洞文笔甚好,所言又能切中时弊,常获朝廷赏识。他代拟的一道关于厘定漕粮的上疏,受到皇太后的嘉许,称其"直陈漕弊,不避嫌怨"。但这位颇有才气、胸怀大志的落第举人,又往往借代拟奏章,抒发己见,评议国是,张之万便笑着说:"稿甚佳,留待老弟任封疆入告未晚。"这段幕僚的经历,虽有寄人篱下、怀才不遇的感觉,但使张之

洞增长了官场必须的见识和经验，锻炼了行政能力。

1863 年春，张之洞再一次入京会试。张之洞的试卷居然又送至范鹤生的案头，范再次力荐，结果，张之洞被录取为第 141 名。在复试时，张之洞得心应手，榜列一等一名，接下来是最后一关殿试对策。对策的主题是求才、纳言、吏治之类的问题，张之洞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直陈时弊，他写道，当今人材缺乏，主要原因是“资格太拘，科目太隘”，导致朝廷下诏天下举荐将才时“应者寥寥，山林隐士则绝无闻焉。”他又写道“今天下大患在贫，吏贫则黩，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最后他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任人者治，任法者乱。”夫杀一贼不如使民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求一良将不如选一良吏之为力易也。”这样一份不袭古套，指陈时政，直言无讳的殿试对策，引起了阅卷大臣的争议，多数人主张列为三甲之末，独大学士宝鋆十分赏识，以为奇才，置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西太后将张之洞拔置一甲第三，中“探花”，赐进士及第。3 天后参加朝考，又考得一等二名，授翰林院编修。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喜悦之情不可言喻。

1865 年，张之洞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又列一等一名。正当他即将步入宦途，一展抱负之时，结发夫人石氏卒于京中寓所。张之洞回想 10 年来的患难恩爱，不禁潸然泪下，写下了多首悼诗：

酒失常遭执友嗔，韬精岂效闭关人。
今朝又共荆高醉，枕上何人谏伯伦。

龙具凄凄惯忍寒，箧中敝衣剩衣单。
留教儿女知家训，莫作遗簪故镜看。

丧妻的痛苦，使张之洞郁郁寡欢，思绪不定。次年参加翰林大考，竟然发生卷面脱字之误。翰林大考有两个目的，一是检查翰林所学，作为升转降黜的依据；二是为各省乡试选拔考官，以优者选派前往。卷面脱字，乃科考之大忌，因此张之洞仅列二等第 32 名，好在仕途并未受到影响，被选派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10 余年的科场奋斗，至此终结，张之洞开始了漫长的宦海生涯，投入到社会中的风云变换的争斗，从而尽施才干，实现宏伟抱负。同时应当指出，饱读经书和长期的翰林生涯使早期的张之洞成为一个标准的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在他身上浸透着恪守祖训的陈旧政治品性。

张之洞的科举之途，虽经坎坷，终成大器。13 岁成秀才，15 岁中头名举人，26 岁中探花。相对于万千皓首穷经，亟亟科场功名而终生不可得者，张之洞可谓少年得志。所以时人说“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

第二章

清流健将

一、学官生涯

从 1867 年至 1876 年，张之洞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等职，经历了 10 年的学官生涯。

浙江乡试副考官，是张之洞仕途的第一个实差。1867 年，他随正考官张光禄前往杭州，主持浙江乡试。第一次出任乡试主考的张之洞，恪尽职守，极力选拔英才。他专以真才实学取人，不拘于文字格式。所得人才之多，超过了以往的数场乡试，得到浙江士人的一致赞誉："今年张香涛以名士来浙主试，可谓乡帮之幸。"这一年所录取的人员中，有后来历任陕甘、两广总督的陶模，总理衙门大臣袁昶、许景澄，以及著名学者孙治让等人。

张之洞在而立之年出任湖北学政。学政，全称为"提督学政"，任职者，从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等官中简派，3 年一任。学政与总督、巡抚平行，掌管一省文化教育，掌握着对诸生的奖惩升降大权，凡通省兴革之重大事宜，参与会议。学政收入比较丰厚，对于比较清贫的在京翰林来说，凡是外

放为乡试考官或学政，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差。当时有人说：“承平时，京官最称清苦，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张之洞获此要任，格外振奋。

张之洞到湖北后，训勉诸生要砥砺名节，步趋贤圣，端品行、务实学。对学业优秀者予以奖励，浮华不实者予以黜革，徇私舞弊者予以惩处，使湖北士习学风为之一变。他还在武昌设立经心书院，拔其优秀者，读书其中。研习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标榜实学，注重经世致用。可以说，他为清王朝培养、选拔人才，殚精竭虑，在任满交卸时，回首在湖北的所作所为，他感慨地说：人言为官乐，那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

1870年，张之洞携新婚不久的妻子唐夫人返回京师。唐夫人为湖北按察使唐树义之女，在这一年春天与张之洞结婚。其时清朝政局相对稳定，史称“同治中兴”。在朝野上下一片表面的升平气象中，张之洞在京度过了两年悠闲生活。他与京师的一些名流如潘祖荫、陈宝琛、李慈铭、王闿运等人往来唱和，春日踏青，重阳登高，或访先贤，或寻故址，品评人物，纵论古今，这为张之洞日后跻身清流派准备了条件。

1873年，张之洞奉旨任四川乡试副考官，不久简放四川学政。张之洞入川后，发现四川科场作弊、士风日下的现象十分严重：“枪替”（雇枪手代试）、“联号”（买通编号人员，涂改编号）、“通关节”（与考官串通作弊），花样迭出，更有甚者，一些暴徒绑架考官，出重金方得赎回。面对川省试场积弊，张之洞订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受贿作弊者给予惩处，对

闹考场者设法擒拿。经过张之洞的一番整顿，科场积弊有所减轻，士林风气也有所好转。川省科考，也有使张之洞感到欣慰的，就是觅得杨锐①等青年英才。张之洞称之为“才英迈而品高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赡，”是“蜀士一时之秀”。

改变士林风气，不仅要果断地破除旧习，更需要及时树立新风。为了改良学风，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在近代四川文化教育史上作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

在张之洞的重视和支持下，尊经书院于 1875 年春建成。书院中厅有“石室重开”4 个大字的匾额，大门刊有“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的联文。张之洞亲自撰写《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提倡人才之兴在于办好书院，希望通过尊经书院培养一批“通博之士、致用之才”，然后学成而归，倡导乡里，纠正学风，化民成俗，达到“一人学成，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效果。

首批学生从全川 3 万余名生员中择优选拔百名，以后，书院学生通常是从各府县考取的第一二名秀才、贡生中选拔，这就使尊经书院成为全川书院之楷模和士人荟萃之地。他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

每到各府州县主持考试时，张之洞总是挑选尊经书院的高才生随其前往，让他们帮助评阅试卷，倍加关怀，着意栽培，《清史稿》记述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取士多隽才，游

①杨锐：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害的“六君子”之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途径。”张之洞取人也不拘一格,只要有一艺之长，一解所得，都量才录取，而尤其注重经史根底。四川井研籍学生廖平参加院试时，答卷不符八股文的格式，“破题”按格式例为 2 句,廖平文章却偏偏写了 3 句,试卷自然被阅卷人作为废卷处理。张之洞检查落卷时，发现廖平文章的解题不同寻常，便细加披阅，拔居第一。廖平后来成为近代经学中兼通今、古经文的大师，在中国经学的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10 余年的科场经历加上 10 年的学官生涯，使张之洞对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味颇深。他于四川学政内,撰成《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意在为后学者指点迷津。輶轩,指使臣所乘之车,张之洞以学政使蜀,乃命其书曰《輶轩语》。此书是张之洞对四川各地生员所写的教诫之语，多为治学经验之谈。他自称书中内容“颇甚浅近,简及精深”;“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童告诫”。他对士子提出了“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立志远大”;“砥砺气节”;“习尚俭朴”等品德行为方面的要求以及读书治学的一些重要原则，如“读书宜读有用之书”;“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等。张之洞在《輶轩语》中,也表现出崇古的观念,于“致用”中蕴含保守特色。这种思想基本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虽然主张改革，但并不完全“离经叛道”;主张接纳西学,又不全部背离传统。《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所著的一本关于目录学的书，书中为学子开列了应阅读书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所开列的 2000 多种书目中,也包括一些西学书籍,如地理类的《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地球

图说》、《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 天文算法类的《新法算书》、《几何原本》、《勾股义》、《泰西水法》、《代数术》、《曲线说》、《数学启蒙》,还有《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等,尽管这时张之洞所了解的西学还十分有限，但表明在其传统思想中已吹进了缕缕‘西风”。梁启超后来曾说,少年时代成天埋头于科举考试科目的学习，1883 年购得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后“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1876 年，张之洞任满回京供职，书院的学生依依不舍地一直送行离成都数十里处。张之洞属于贯通汉宋学的经世学派,他以经学为根柢,以小学为门径,次及史学、理学、天算、舆地、经济、词章及诸子等学,视野比一般固执于汉宋门户之见者为宽阔。他深受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认为无论汉学宋学,应一归于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他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倡导通经致用,对于闭塞的四川来说,确实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也使四川的学风为之大变。

张之洞督学四川政绩卓著，但生活对他并不公平。1872 年岁末，唐氏在留下年幼的二子后病死。1876 年,张之洞又娶王氏为妻,王氏贤而又才,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往往剪烛而谈,共吟诗篇。第 2 年,王氏为鞍马劳顿的丈夫操办生日,竟典卖衣服，置备了一桌酒席。然而张之洞还未来得及充分享受家庭天伦乐趣，贤惠的王氏，给张之洞留下一个 3个月的幼女,撒手西去。

二、入党清流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对负有时望、不与权贵同流合

污的士大夫的称呼。晚清的“清流”，又称清流党或清流派。清流派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奕诉起了关键的作用,事后即被授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在清廷中地位显赫。慈禧太后随着统治经验的日渐丰富，为了垄断朝政,于 1865 年底把内阁学士李鸿藻派入军机处，对自己发动宫廷政变的合作者奕诉进行牵制。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咸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了几年京官，又外放河南学政,颇有政声,由于他办事认真,学术纯正,尤其注重孝道,咸丰十一年(1861 年 4 月）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的师傅。1865 年入军机处。1866 年他的母亲去世，两宫太后鉴于他身为军机大臣和皇帝的师傅，只准予他百日丧假,他坚持要求开缺回籍守制 3 年,太后拒绝了他的要求,但允许他在守制期间可免穿朝服，不参加早朝和朝廷的庆典活动。岂知李鸿藻守孝之心更为坚决，干脆以生病为由，拒不上朝，太后不得不同意他的请求。由此他在京官中博得了遵守儒家伦理原则的声誉。

李鸿藻利用自己军机大臣的身份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加上身为帝师,资望较高,讲求名节,他把大批新的御史、翰林、文人学士结纳在自己的周围，号为清流。清流派自视清高，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一般都大胆敢言。他们不断评议朝政,纠弹权贵,抨击奕诉、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形成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慈禧为了扼制奕诉和李鸿章等人势力的发展,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权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捞取清议的拥戴和舆论的支持。自己则居

高临下，随意操纵各派政治势力，巩固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1877 年，已是不惑之年的张之洞，从四川学政任满回京，再度入翰林院，充任教习庶吉士这个冷差。他面对的现状是国势日衰，个人官运蹇滞，拮据，两袖清风。凡此种种，张之洞莫不感慨系之，心怀抑郁。恰在此时，京师清流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国子监司业宝廷、詹事府左庶士黄体芳等掀起上书言事的高潮。他们尖锐地评议朝政，抨击时弊，论文风发，引人注目。其中张佩纶和张之洞同为直隶人，他为同治进士,弹劾过多名当权显要,人称其疏‘太辣”。

张之洞深感同调，正式参加了清流派的政治活动。他既同张佩纶订交,究心时政,以喜言国是、弹劾大僚为贵 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宝廷等十数人常于松筠庵集会，讨论朝政，可谓一时殿陛风生。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针砭时弊、不遗余力。加以他才华横溢,思虑周密,所上奏折都很有分量,不能不令人叹服。所以，张之洞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清流派的一员健将。他和张佩纶被时人称为‘青牛角”(清流谐音)，尤为李鸿藻所器重。于是,二张(张之洞、张佩纶)一李(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思，广结党援，组成一个颇有影响的政治集团。

张之洞的清议活动，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他不仅对清廷的内政外交问题直抒己见，而且还提出许多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

他敢于抨击吏治腐败，弹劾贪官污吏。1879 年他为‘东乡惨案”上书鸣冤,陈述真相,使多年的沉冤一朝昭雪。四川

东乡冤狱发生在光绪元年(1875 年),东乡知县孙定扬勾结支应局劣绅对农民敲诈勒索，违例苛敛，农民不服，聚众闹粮。孙定扬恼羞成怒,居然诬民为逆,具禀请剿。当时署理四川总督文格不问青红皂白，饬批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到东乡，大举烧杀抢掠，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女老幼尽杀之。事后,文格有意包庇肇事凶手孙定扬、李有恒,反而诬告东乡农民"叛逆",构成冤狱。1876 年,东乡农民代表袁庭蛟赴京控告，反被刑部拘押，后解回四川。都察院御史看出蹊跷，纠弹文格等人。清流派配合御史的纠弹，奔走呼号,为无辜受害者伸冤,结果是"事无真是非,刑无真罪名"。首恶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含冤九泉。

张之洞在光绪二年(1876 年)视学四川期间,对此案已有所闻。当时,他对"川省赋敛之太重,民力之困竭,诬叛之奇冤"就深表同情和愤慨。光绪五年(1879 年) 五月十一日,他乘朝廷改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赴川查办覆命之机,以《重案定拟未协》专折上疏,指出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接着，他详细列举了四川官吏横征暴敛、鱼肉乡民的情况，为农民抱不平。张之洞指出，国家要长治久安，惟民心可恃。要赢得民心,首先要做两件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强烈要求平反冤案，严惩罪魁，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张之洞的专折有理有据，痛快淋漓地把东乡农民冤案的真相揭开，引起部分朝臣的共鸣和支持。慈禧太后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诏令刑部议奏平反。肇事主犯孙定扬、李有恒等被判处死刑

文格被革职查办。恩承、童华亦因复查不实，欺上瞒下被充军。蒙冤多年的东乡农民终于得到昭雪。张之洞的“清议”显示了作用,赢得了‘直谏’的蜚誉。

光绪六年(1880年),张之洞和陈宝琛上疏请求改定对李三顺擅闯午门案的处置，也博得了朝野的一片赞誉。

1880年中秋节前,慈禧太后亲自检点了8盒食物,派15岁的小太监李三顺带着，赏给他的胞妹——醇王府的七福晋。太监出宫办事，按例不能直出午门。然而他们骄纵成性,竟不顾规定,直冲午门而去。被值班护军阻挡,双方发生口角。李三顺狗仗人势,盛气凌人,护军亦是满族贵族,一气之下就揍了李三顺一顿。李三顺向慈禧诬告禁御藐抗懿旨,慈禧大怒，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处死护军。奕䜣、李鸿藻等虽持异议,但怕得罪慈禧,不敢公开表态。这么一件小事,一时竟成“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的局面。张之洞和张佩纶、陈宝琛等密商,决定根据张之洞的意见草拟奏折,由他和陈宝琛二人联名上疏抗争，指斥李三顺违反宫廷禁例，咎由自取惩罚护军,既违祖训,亦有悖情理,要求宽免护军裁抑宦官。疏上，慈禧对清议有所顾虑，同时觉得为此杀掉几个满族护军也有点太过，遂改下懿旨,从轻发落,并将‘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午门之案,在慈禧盛怒、百官缄口、军机束手的情况下，清流派以张之洞、陈宝琛为首,上言力争,竟然挽回已定之局,在当时被誉为‘诤言回天”。

张之洞对于贪官污吏横行不法，侵害百姓，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安、清王朝统治不稳的行为深表不满。为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